

## 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

潘 悟 云

避忌讳有好多种形式。有些与语音无关,例如唐代因为要避李世民讳,把第几世和后世的“世”改说为“代”。为了避“造反”的“反”,把韵书的切语××反,改作××切。有些著作中为了避孔子的名讳,把“丘”字少写一横。清代为了避康熙的名讳,把“玄”字省去一点。为了避褻,男生殖器被说成“鸟”,男生殖器的形状像鸟。这些避忌讳的方法都与忌讳字的读音无关。本文则讨论几种与语音有关的避忌讳方法。因为与语音有关,其语言学上的意义就更大,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的避忌讳现象,来考证一些字的古代音韵。或者通过古代的音韵现象来讨论避忌讳的性质

### 一 假借避忌讳

《赵世家》:“不敢失禮。襄子懼,乃夜使相張孟同。”《索隱》:“戰國策作張孟談。談者,史遷之父名,遷例改為同。”

《平原君虞卿列传》:“平原君甚患之。邯鄲傳舍吏子李同。”《正义》:“名談,太史公諱改也。”

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“事貴人趙同等。”《集解》“徐廣曰:《漢書》作趙談,司馬遷以其父名談,故改之。”

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:“同子參乘,袁絲變色”。苏林曰:“趙談也。與遷父同諱,故曰同子。”

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,所以凡是碰到名字叫“谈”的,都避讳改作“同”。《史记》的《索隱》、《正义》、《集解》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用“同”字避讳。但是《汉书》的苏林注却说得很清楚,“同”字就是与父亲同名的意思。不过这样的避讳实在有点类同于猜谜语。汉代对皇帝名字的避讳是有规定的,如汉武帝叫刘彻,碰到“彻”字就要改作“通”字。这个讳例全国通晓,行文中碰到“通”字,大家都会知道原来有可能就是“彻”字。但是司马迁避“谈”那是家讳,家讳并不是人人知道的规则,所以必须要有很强的联想性,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所避的是什么字,否则的话就像猜谜语一样乱猜一气了。如果当时真的有这么一条规则,碰到与父亲同名的地方用“同”字避讳,那肯定还会有其他人用同样的方法,但是历史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到第二个用“同”避讳的例子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,王若飞的儿子写的文章中如果把叶飞改成叶同,我们会联想起叶同就是叶飞吗?所以后人对苏林的说法有所怀疑,宋吴棫《韵补》、杨慎《丹青总录》都有过讨论。李新魁“历代避讳在古音研究上的利用”认为汉代陕西“谈”、“同”同音。他举章炳麟、王力“冬侵”

合一的主张，认为东部也与侵部不分，这是错误的。上古侵东部中固然有些字来自-m尾，但是“同”决不属于此类，“同”在先秦韵文的韵脚中出现多处，从不与-m尾字押韵。不过他正确地指出“同”代替“谈”是语音上的原因。“谈”与“同”到底有什么语音上的联系，得从“谈”的读音说起。

Jäschke的*A Tibetan-English Dictionary*中“谈”有两个形式，一为gtam，解释为talk, discourse, speech; 一为gtom，解释为to talk, to speak。汉语与藏语的关系非常密切，这就使我们想起，汉语中的“谈”是不是也有两个形式。在《庄子》中有“谈”字，如《天运》：“孔子见老徂归，三日不谈”，同时还出现“谭”字，意思是谈及，如《则阳》：“彭阳见王果曰：‘夫子何不谭我於王？’”《释文》：“谭，本亦作谈。”从《释文》的注释看来，在有些本子中“谈”、“谭”都写作“谈”字。“谈”、“谭”二字的读音是不同的，“谈”中古是谈韵，上古读\*dam，“谭”中古覃韵，上古是\*dom。这说明“谈”字在上古原来就有两个读音，谈说义的“谈”读\*dam，对应于藏文的gtam；谈及义的“谈”读\*dom，对应于藏文的gtom。《庄子》把后者写作“谭”。同一个字形代表两个读音的现象在先秦很普遍，后来汉字向一字一音的方向发展，就造出另外的字形把两个不同的读音区别开来。如“关”在先秦既有弯弓义，又有关闭义，前者读影母，后者读见母，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，后来又造出一个“弯”字代表前者的读音。“景”与“影”原来也用同一个字形，“影”的三撇是后来加的。“谈”也可能是这种情况，它本来有两个读音\*dam和\*dom，后来又造出“谭”字代表dom的读音。

“赵谈”的“谈”可能读\*dom，与“同”的读音\*doŋ相近，所以才用“同”去假借。避讳的假借不同于普通的假借，它不用同音字，一用同音字还是犯讳。但是，又不能用声音差距过大的字，否则让人猜不透所指的是谁。“同”与“谈”既不同音，又很接近。

陈垣已经注意到，《史记》并不是在所有出现“谈”的地方都避讳。《史记》中作动词用的“谈”都是谈说义，读音为\*dam，跟司马谈的“谈”\*dom读音不同，自然也就不必要避讳。更有意思的是《李斯列传》中宦者韩谈的“谈”不避讳，而宦者赵谈的“谈”避讳。这自然不能用司马迁粗心去解释。唯一的解释是两个“谈”不同音，赵谈的“谈”读同司马谈的“谈”，都是dom，所以要避讳；而韩谈的“谈”读dam，所以不要避讳。

整部《汉书》的人名中，用“谈”作名字的只出现于汉武帝以前，不见有用“谭”作人名者。而用“谭”作人名者只出现于汉武帝以后，如“桓谭、张谭、李谭、右师谭”等等，但不见有名谈者。所以，它们很可能就是一个词，汉武帝以前，“谈”有两个读音，用作名字的“谈”读\*dom。后来这个读音失去了，用这个读音作人名的时候就写作“谭”。

用假借避忌讳还有另外一个例子。

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：“使公子盖餘、燭庸以兵圍楚之六、灋。”《索隱》：“《春秋》作掩餘，《史記》並作蓋餘，義同而字異，或者謂太史公被腐刑，不欲言‘掩’也。”司马贞的看法是，用“盖”代替“掩”只是字义相同。汉代为了避刘彻讳，用同义字“通”代“彻”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规则。但是司马迁用“盖”代“掩”只是他自己的私讳，如果只是同义字代替，只能令人去猜谜语。例如，把“叶飞”改作“叶翔”，我们是不是就容易猜到是“叶飞”呢？实际上用“盖”代替“掩”不只是字义相同，字音也非常相近。

“盖”《广韵》只留下古太切、古盍切、胡臘切三读，折合成上古音为\*kaps、\*kap、\*gap。“掩”音衣儉切，折合成上古音\*qöŋ。从“盖”的读音\*kaps很难使人联想到它所代替的

就是“掩”\*qǒm´。实际上，“蓋”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的读音，折合成上古音就是\*kǒm´，后人不知它就是“蓋”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，就造了一个方言字“𩇛”去代表它。“蓋”的另一个读音如果是\*kǒm´，用它来代替“掩”\*qǒm´就符合避讳字的条件：两者不同音，可以避免犯讳，声音又很接近，可以使人联想到所代替的是什么字。上古汉语“蓋”有另一读音\*kǒm´可以得到汉藏比较的证据。“盖子”在景颇语中是mă<sup>31</sup>pkap<sup>31</sup>，在阿依怒语中是de<sup>31</sup>tɕhu<sup>55</sup>khom<sup>31</sup>。词根一是kap，一是khom，如果说其中的一个从另一个变化过来，很难从语音上得到解释。最有可能的情况是，“盖子”原来就有两个形式，一个是-ap，一个是-om，景颇语保留了-ap，阿依怒语保留了-om。这与汉语“蓋”有\*-ap和\*-om的异读正相对应。

## 二 “正月”的“正”

陈垣《史讳举例》说：“避讳改音之说，亦始於唐。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，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，在唐以后者，又多未实行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。”他举了“正月”的“正”作为例子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《正义》曰：“正音政，周正建之正，後以始皇諱，故音征。”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、孙奕《履斋·示儿篇》都有相同的说法。

正月的“正”在现在的各地方言口语中都念阴平。越南语“正月”叫giêng<sup>1</sup>，声调是平声，与汉语的阴平对应。“正”的上古音为\*kjeŋ或\*kljeŋ，所以越南语的giêng<sup>1</sup>当是上古的借词。秦统治中国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如果当时真的有把“正”改读平声的法令，短短几十年间就使全国各地的口语、越南语都发生变化，有点不可信。此外，如果是避嬴政讳，为什么只把正月的“正”改音，其他出现“正”的许多词语都还保持去声不改呢？

“正”字有平去二读，但是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对它的注音却有点乱。“正”主要有这么几个意义。

1.箭靶义，《诗·猗嗟》“不出正兮”，郑《笺》：“正，所以射於侯中者。”《释文》：“音征”，与“正”押韵的韵脚都是平声字，正可印证此处的“正”读平声。

2.中正义，读去声，在韵文中也有所反映，如《易·临》叶正命，《易·讼》叶正敬，“命”、“敬”都是去声字。

3.首义。《诗·节南山》“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寧，不懲其心，覆怨其正”，其中的“正”毛《传》：“長也”，孔《疏》：“故下民皆怨其君長”，说明此处“正”是首长义。《释文》给毛《传》的“長”字注音“張丈反”，也说明此处不是长短的“長”，而是“首”义的“長”。《释文》对这里的“正”没有注音，认为它读作“正”字最通常的去声读音。但是与“正”押韵的“平、寧”都是平声字。《诗·斯干》“殖殖其庭，有堂其楹，噲噲其正，嘒嘒其冥，君子攸寧”，其中的“正”毛《传》“長也”，孔《疏》：“噲噲然寬博其群臣之長者”，说明这里的“正”也是首长义。《释文》“正音政”，读去声。“正月”就是“首月”的意思。但是《诗·正月》中的“正”字《释文》“音政”，读去声。“正”的去声读音是最通常的读音，如果“正月”的“正”在当时普遍读作去声，就属于《释文》的如字，通常不注音。陆德明所以特地注明正月的“正”读去声，说明当时很多人把它读成平声，而陆德明认为这是避嬴政讳所致，所以要特地为之正音。《斯干》的“正”注作去声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当时许多文人把这个“正”字读作平声。但是陆德明的这个

注音实在是搞错了，平民百姓把正月的“正”读作平声是古音的遗留。

### 三 “戾”的音韵地位

女生殖器在大部分汉语方言中为“戾”。此字不见于早期的韵书，《字彙》邊迷切，读帮母齐韵。但是在《字彙》时代齐韵已与脂韵合流，不能根据《字彙》的反切下字是齐韵字就认为它是齐韵。我们注意到，《广韵》的脂韵字数在声母、声调的分配上出现异常：

	帮母		滂母		並母	
	平	上去	平	上去	平	上去
重组四等		16	6	2	23	11
重组三等	1	19	12	11	6	25

在唇音字中，帮母通常比滂母和並母多，平声比上去声多，但是偏偏是帮母平声仅有一个“悲”字，而且重组四等字空缺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“戾”的音韵地位就是帮母脂韵重组四等平声。因为这个音韵地位有“戾”字存在，其它同音字就读作其它音去了，只剩下一个“戾”字读这个音，但是《切韵》一类韵书因避袭而不收它，所以《切韵》一系韵书中这一个音韵地位中就没有字。根据“戾”的这个音韵地位，可把它的上古音拟作\**pi*。这个词不出现于任何古代文献，这都是避袭造成的，并不能说明古代就没有这个字。“戾”有几个同族词早在上古就存在了。一个是“牝”符履切，折合成上古音就是\**bi*，东方朔《神异记》：“男露其牡，女张其牝”，“牝”就是女阴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修键闭”，郑玄注：“键，牡，闭，牝也。”锁的键与孔像男、女生殖器，故用“牡、牝”名之。“闭”的上古音\**pits*，是“戾”的另一种说法。古人称男女祖先为“祖、妣”，也从男女生殖器引申而出。“妣”上古音\**pi*，与“戾”属于一个词族，“祖”的声符“且”，郭沫若认为是男阴。

“戾”在藏缅语中有其同源词：

纳西 嘎卓 基诺 哈尼墨江 哈尼绿春 傣傣 阿依怒 史兴 独龙 彝撒尼  
*pi*<sup>55</sup> *pi*<sup>31</sup>*pi*<sup>53</sup>*me*<sup>33</sup> *tso*<sup>55</sup>*pe*<sup>55</sup> *tso*<sup>31</sup>*pi*<sup>31</sup> *a*<sup>31</sup>*be*<sup>31</sup> *to*<sup>55</sup>*bi*<sup>2</sup> *le*<sup>31</sup>*bi*<sup>55</sup> *a*<sup>33</sup>*bæ*<sup>53</sup> *pin*<sup>55</sup> *pæ*<sup>55</sup>

这个词在原始藏缅语中的形式显然是\**pi*或\**bi*，独龙语有韵尾-n，这与汉语“牝”读\**bin*又读\**bi*的现象可作类比。基诺、史兴、彝语中的元音发生了低化。

南亚语中这个词的同源词有：

马散 艾帅 南虎 茶叶管  
*pe* *tɕe?* *?abiŋ* *bit*

南虎语的*biŋ*类似于独龙语的*piŋ*，带上鼻韵尾。马散语的*pe*与彝语的*pæ*类似，元音发生了低化。艾帅语的*tɕe?*可能从*pij*-腭化而来，也可能从*plj*-变来。韵母*e?*说明原来带有塞音韵尾，原始形式可能是-*it*。

甚至在南岛语都可找到“戾”的同源词：

泰耶尔 塞德 萨斯特  
*pipi?* *pipi* *topi?*

由此可见，“戾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语，只是因为避袭的缘故才不见于古代文献。

(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)